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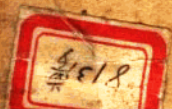
勛前社叢書之一

A stylized yellow graphic,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bird or a wing,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title. I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iagonal band of light brown paper that runs from the top left to the bottom right.

瓦雀的悲劇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1929.



目 次

關於作者	(守 章)
輓 歌	(芹 希)
活 屍	
落 拓	
鴻 溝	
除夕的嗚咽	
咽 聲	
瓦雀的悲劇	
追悼夢萍及其他	(邨 人)

關於作者

守 章

乳白的妖霧，籠罩着光華的月燦：
無限的空虛，儘咬我顫抖的心靈！
祇長天一帶，這夜夜寂寞的銀漢，
不知流過了呀，多少天涯的殞星？

一

儘是這漫漫的長夜，而囚困在感情的牢獄之中的我，已失去了大部份抗爭的力量。縱使有敏慧的嗅覺，在我無意義的生活裏，已聞不到有絲毫生活的餘

味。雖然在外表上也算是顛連困苦，好像在締造什麼；然而內心的感覺，早是一個比太陽系還要大的空虛。一切事業對於我自己，是零餘，是漠然，是澈底的幽默！

年齡較幼而表現得極頹敗的我，在朋友中原有些覺得歉然。可是在去年九十月間，從各地的消息裏知道了朋友們的努力和他們勇敢前進的精神，這使我異常快慰！於是：我有時感覺了我生命的存在。

然而在劇烈的鬥爭中，歡悞的心境是不會持久的。尤其是了解生命意義的青年，在這個年頭除填委溝壑之外似乎沒有多的路走。『不幸』，便在這其中展張了牠的黑口，吞滅着渴慕真理的青年，阻礙着光明的大道。

於是，天野中的縣星，正像殘春的縣花一樣，紛紛地墜自那巨枝似的銀漢！勃弟，陶何二友，大弟，羣兄：都疊次的在我痛絕的腦海中報着他們被害的名

字！於是我痛哭，眼淚是不够用的了；我哀號，喉嚨是失了作用了；啊啊，結果，祇有幽默，澈底的幽默。

從此更使我感覺到生命受了剝削，受了損害；牠是在凌遲地消失，不斷地毀滅！

還會有更不幸的事嗎？——我常時也驚異這種自問的無聊，然而總是無抵抗的，顫抖地這樣想着。

然而不幸的來，是不會客氣的。

那確是一個蒼茫的午後，晚春的梅雨，是絲絲地掛着。薄寒的晚風，却有力的敲開了粟起的毛孔。一切本是帶着生意的柳樹和灌木，却垂着頭詔示給人以無限的幽鬱。自然，祇有這時候，我的心上是異樣的沉重，是難堪的無聊！我想起了幽冥永隔的朋友，我想起了落泊異地的知己，我眷戀過去，咀咒現在，我想起了一切的一切……

驀然的，帶着雨帽披着雨衣的郵差，却在極多的信件中偏偏檢出了一封綠而且小的信封，正是由首

都的飄泊者益齡寄給我的。那信上關頭就是說惡魔的爪牙，已臨到我們親如手足的知己身上來了——夢萍已於月初因故慘死……再其次似乎說他在京飄泊，頗思遷徙……底下我便模糊地記不清了。

我腦海裏迅雷似的震驚，我的目光眩黑；於是，簷下的滴雨，儼然成了根根年久的喬木，冷酷地，機械地樹立着。烟雨之中，頻添了無數的游龍和白圈。

啊啊，人生是捨棄。是繼續不斷的捨棄。——過了好半天，我才默默地。想起了屠格涅甫對於人生的見解。

二

夢萍死了。

夢萍的死，不是因了細胞衰萎，也不是爲了病菌毒害。他方壯年，他還未滿二十八歲。當他在絕氣以前的一分鐘。他的血管裏還燃燒着青年的火花。

然而青年儘是青年，但在他，並不是像普通所說

的那種快樂的黃金時代的青春。這樣青春在他短促的生命中恐怕沒有。他不幸而生在二十世紀的病態社會之中，尤其他的國籍是大中華古國。他的家裏不十分窮，然而在罪惡的家庭制度之下不能給他以絲毫的快樂。他的生活，常是徘徊於禮教和感情，服從和反抗的矛盾之間。當他在年齡上機能判別安慰與苦惱的時候。他便深深地墜在悲哀之深淵裏了！

所有認識夢萍的人們，總該記得他的音容笑貌。祇有他，却像有奇異的魔力，一見了便會使你鐫着一個深刻的印像。他見人常是沉默，那悠久的沉默會告訴你一切深重的意義和奧祕的悲哀。他的語音常是短促而低微，帶有種樂器上慣奏出來的淒切的慘音。他的表情永久是憂愁，淡漠，可是一點也不倨傲。對着無論甚麼人總是苦笑，但和藹的，摯樸的，而且是幽悒的。

尤其是我們，夢萍更親切的朋友們，不僅是看慣

了他那憂鬱的面孔，而且是聽慣了他那消極的人生見解。他有時在朋輩的暢談當中，驀然的潛潛淚下，誰也識不透他的感覺究竟是怎樣。他絕不矯情，如果說他是傷心人別有懷抱，那末這句普泛的話就會使他更其憤怒。但他的憤怒同樣是沉默。在我們的回憶裏，他閉着門兒痛哭，裹着被兒嗚咽，或是成日價瞪着淚眼，不吃飯也不講話……像這樣的事情簡直記不清有多少次數，但我們對他這些表現有時覺得過於優氣，然而竟沒料到在我們和他人生的遇合當中，這些都成了稀罕的陳跡了。而且他那種神經敏銳富於情感的悲感，每每帶種傳染性似的深刻到朋友們的內心中去。在我，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實地的感覺，覺得見他一面，無異於讀了一篇安東列夫的安那斯瑪。

悲哀的侵蝕和襲擊，使他在青年期中便顯得異常的衰頹。這樣的夢萍，縱使得不着異樣的死，也會

被悲哀咬死了的。因此，夢萍的慘死，對於他自己是沒有什麼。不過在我們的惋惜，是覺得在他死了以後，帶走了他的一切。

他的痛苦當然不全是他本身的，甚至於大半是其他被壓迫者的痛苦成了他的痛苦。他咀咒一切黑暗的勢力，他富於同情心而且同時有犧牲的決心。他爲了社會，他便不得不上十字架！他讀書本來讀得很多，而且是那些東西各系教授所共許的高材生，然而他不但不以此自足，並且因了這點而蔑視自己。他討厭這些騙人的學問，他咀咒這種呆板的生活。

是的。他是一個禁錮的瓦雀，他渴求光明與真理。他在北伐軍沒有出發以前，他便滿含着希望的參加國民革命，引導農民協助北伐軍的進展。他本出身於農民，對農民的痛苦有深切的瞭解。他爲了堅決的站在農民一方面，他犧牲了可以滿意的小資產者的生活，犧牲了他一切的虛榮和實利，而去備嘗着顛連

困苦流浪的酸味。自從去年農民對政治當局失望以後，他更為農民而出生入死，幾次地流為乞丐，但農民解放他終於不能目擊。然而，畢竟，他已經做了他所應做的事。

承大人先生們的青眼，在報紙上用了特大的字傳遍了他的死耗。哦，他是死了。渴慕光明但是受了禁錮的瓦雀。終於碰死在透明的玻璃上了！並且，確確實實的，當他血花飛迸，尚有一息的時候，他含笑的雙眼是仰望着光明之大道的。

在許多人，從被壓迫的民衆以至仇視夢萍的豪紳。或者視夢萍之死是悲壯的，是可以驚嘆的。可是夢萍自己，是沒有什麼。

三

夢萍死了。

夢萍對於他「非命」的死，是沒有什麼後悔的。同時，對於他生命所關係的生命。也沒有什麼丟不下。

他唯一的愛和希望是他的母親，但她很早就去世了。這是他悲哀的源泉。他有繼母和他的父親，可是他倆對他沒有深切的了解；然而父親終竟是愛兒子的。他的妻子極質樸。和他感情也處得很好，但因為她不能得繼母和老父的歡心，所以他夫妻之中沒有幸福。他爲了憂悒，輕生，在他活的時候就叫他的女人嘗着失夫的痛苦，所以他的夫人早就在各種痛苦之下麻木了她自己的神經了。縱使他也死，無論在那一方面也沒有後悔。

在朋友，不錯，有很多的朋友因了夢萍之死而痛哭的；這正是爲了夢萍對一切朋友，都率真而懇摯。可是這剩下的幾個殘廢的生命，都因爲受了時局的簸動，已失去他們的生活力。他們除一個行屍帶着一息以外，所有爲人的精神都無形的幻滅了！因此，夢萍的死並不能給這般生人以打擊，因爲這樣生的意義等於已死。

確實的，夢萍的朋友們，他們生活之中沒有現在，沒有任何的未來，僅有的是過去的眷念。在過去，夢萍是同在的。

夢萍以及一切犧牲者的死，當然是青年們的藥線；然而夢萍的朋友們無意義之活，也自擬是藥線——縱使這些人腐化，幻滅；然而青年人光白的刀，總有時會飛到夢萍敵人的頸子上去的。

由此，夢萍的死，對於他生命所關係的生命，也還是沒有什麼。

四

夢萍死了。

夢萍是一個被殺的青年。青年而不免於被殺，則必有其原因在。

我們且不管夢萍的犯法是否成立；然而我們必需要研究他為什麼要犯這所謂法（？）。

盡天下所有認識夢萍的人，無論其為敵友，如果

能離開了主觀的感情，很樸實的去批評夢萍的爲人的時候，總不會有人說他是怎樣的壞，夢萍有一種超階級的極自然的德性，他有一個偉大的人格。在他生活裏不但找不到某種的卑劣行爲，就是找一點使人討厭的舉止，也就困難。同時，他也並不是在任何的立場上都值得人家欽佩，他是抱有目的的。目的是真理的追求，除爲了真理之外他簡直不懂得爲他個人利益打算。總之，他所表現的，確實可以做一個模範青年。然而模範青年要被視爲暴徒，要被綁赴法場，這意義似乎不甚簡單。似乎到了這個年頭，對人加一個稱號或對人做事的評判，都已經沒有善惡的區別，祇有上下的等級。

何況，像這些模範青年之死，還不止是夢萍。累千累萬渴求光明的青年，都一個個匍匐到殺神的寶座之下，嘗到了各種奇異的賞賜了！青年們的血液，成了大人先生們在一怒之下消渴的瓊漿，青年們的

頭顱，成了大人先生們紀功績的巨碑。似乎他們所視為革命之成功，便是殺盡了這班渴求光明的青年。

據說這些大人先生們至少總得學一點政治的。他們自稱忠實同志，大概三民主義至少要看過一遍的。當然，他們看其他的書是非法的；如果在三民主義之外，讀了些古書便會懷疑他自己有腐化的傾向，讀了些新書又懷疑他自己會惡化，這對於忠實兩字都有障礙的。行動上的腐化和惡化，祇要沒有這種學問，那又是一回事。

不過，我想，如果我們要真正了解政治以及三民主義，社會問題也應該知道一點的吧？據說有少數大人先生們社會問題是研究得很好的，那末，我不禁發生了疑問。

據我所知道的。我們判別一個國家的強弱或是判別一個社會的健全與否。都要以這個社會裏的青年和壯年為標準。如果在一個社會裏青年的死亡率

高，多半剩下的是衰老與幼小，這個國家便不會盛旺，這個社會便是病態的，同時。一個社會裏的青年爲社會的犧牲力強，這個社會便會放出異樣的光彩！那些大人先生們，自詡也在那裏愛國，在那裏爲社會謀福利；然而他們仇視的是本國的青年，真正爲社會，有作爲的青年。他們敵視青年很有大公無我的精神，例如張國威在湖南要屠戮青年，先就拿他自己的姪兒開刀。這許多的事實告訴我是「莫名其妙」，我究竟不知道這些大人先生們愛的是什麼？爲的是什麼？

然而理由是有的（這祇得怪我自己的愚蠢）。大人們的理由，第一是他們地盤的穩固，第二是他們威權的顯耀，而最大的理由，是他們已失了青年「爲他」的情緒，他們年紀有相當的老。老年人不用他們的武器來教訓青年人，這似乎是不合理。

可是在現代的青年，在另一方面就應有一種自覺。我們青年中的思想無論怎樣不同，但我們渴求真

理，渴求思想的自由。我們在青年的立場上，應一致反抗這種黑暗勢力之壓迫。如果我們爲了展開卑劣的慾望而借助於那些過去的人物，那是我們爲青年的最大的羞辱。

因此，我覺得這種對青年的呼喊，夢萍在生前已叫得聲嘶力竭。在他死後，我，尤其覺得他這種呼喊的響亮！

夢萍的死，對他自己是有什麼。然而在青年，不能漠然。

五

夢萍死了。他的死帶走了他的一切。

他是一個革命的青年，他多活一天，就可以多做一天勞苦者的忠僕；他的死，確是勞苦者的損失。

可是勞苦者對夢萍的損失還不止是一個忠僕，並且是喪失了喉舌。換句話說，夢萍如不死，他可以成就一個農民的 藝術家。

我們並不是說夢萍已經是一個文學家。即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搜集的他的創作，並不是說他這些作品能有永久性或是普遍性。總之，在我們朋友當中，對於創作的成就夢萍是最有希望的，然而這種希望已消滅在死神的嘴裏了！

關於本書的搜集還是夢萍兩三年前的作品，這些舊作在我們不能認為完全滿意。但由這些東西上面，我們看出作者的技巧實在不弱，而各篇的內含尤其值得我們注意：在他這幾篇作品之中，沒有一篇沒有他自己的影子。他努力將自己客觀化，分析自己而且觀察自己。同時。他偉大的人格和沉抑的情緒，在這些篇章之中活躍着。這其中有沉悶的嘆息，慘痛的呼聲，和病態青年的病態心理。同時。有對現社會的咀咒，有對光明的渴慕。

然而他這些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文學作品，馬上便告了一個結束。他在政治的幻變當中去參加實際